

翻译大讲堂

译家之言：

# 德语口译

Die Stimme des Dolmetschers:  
Aus der Praxis des Dolmetschens  
Deutsch-Chinesisch

黄霄翎 著



内附讲座录音

**W**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http://www.sflep.com)

翻译大讲堂

译家之言：

# 德语口译

Die Stimme des Dolmetschers:  
Aus der Praxis des Dolmetschens  
Deutsch-Chinesisch

黄霄翎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家之言：德语口译/黄霄翎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ISBN 978-7-5446-2596-8

I. ①译… II. ①黄… III. ①德语—口译 IV. ①H33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0740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陈 懋

---

印 刷：昆山市亭林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157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100 册

---

书 号：ISBN 978-7-5446-2596-8 / H · 1196

定 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序一

巴别塔只是传说,但世人语言不通却是事实。跨民族、跨文化的交往往往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对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交流而言,口译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历史源远流长。维也纳大学口译学者 Ingrid Kurz 指出,《旧约》中就提到 Dragoman,即承担口译等职责的语言人才,“在古埃及,厄勒芬廷王子(Gaugraf von Elephantine)就有口译主管(Vorsteher der Dragomane)的头衔”<sup>1</sup>;由其词源或可推测,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埃及就有了口译行当。在我国古籍中,也早有关于口译活动的记载。由于“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就有了“译”、“寄”、“象”、“狄鞮”等与各方交流的口译人员(《礼记·王制》)。以后被称为“舌人”、“译语”、“通事”等通夷狄之言,达异方之志者负责接待来使和进行传译。若无他们作出的贡献,各民族之间在各领域的有效交往是难以想像的。到了上世纪,随着全球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同声传译也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1 参见 Mary Schnell-Hornby u. a. (Hrsg.): Handbuch Translation. Tübingen: Stauffenburg 1999, S. 43.

中国的德语教学可回溯至同治年间。自 1872 年同文馆增设布(普鲁士)文馆(后称德文馆)起,在各类教育机构中培养出来的德语人才,架起了中国和德语国家之间的沟通和来往的桥梁。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德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迅猛发展,我国的汉德口译工作者身在其中,功不可没。本书的作者黄霄翎女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黄霄翎女士从 1995 年开始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从事翻译工作,活跃在推动中德关系发展的舞台上。在中德两国交流合作的众多场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自信的姿态、精准的理解、优质的传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摸爬滚打”地学做口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了十几年之后,黄霄翎女士成为我国最优秀的德汉口译员之一。如今她“驻足回顾、盘点一番”,无私地贡献出自己从事德汉口译工作多年的心得和体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宝贵的口译经验和技巧。这本《译家之言:德语口译》阐述了时代对德汉口译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的要求,探讨了交传工作的“硬件”和“软件”、交传译员“内功”和“外场”等问题,就准备活动、短期记忆、交传记录、成功攻略等从各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也分析了德汉同传的特点和策略。

作者并无意于信息处理说、释意派理论之类的学术研究,但她的经验谈或许也为译学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材料。本书若作为德语专业学生口译教学的辅助教材,对今后从事口译工作的同

学则更有启发意义。事实上,结合本书的写作,黄霄翎女士也在一些大学的德语系举办了精彩的系列讲座。其间她还和来自高校、翻译公司、德语国家文化机构的诸多译界同事现场切磋,深入交流,气氛活跃,贯穿互动,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听众无论是同感,还是持异见,都觉得获益良多。

本书宝贵之处有三:一是“实”。《译家之言:德语口译》总结了德汉口译的实战经验,克服了某些译论从书本到书本的缺点。对口译而言,很多东西是象牙塔里学不到的,作者主张实践出真知,崇尚“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结合自己在实践中学习、积累、成长的过程,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实例、宝贵的信息、精辟的见解。二是“活”。本书行文流畅,语言生动,娓娓道来,全无一般高头讲章的流弊。和同事和学生的互动和争辩也记录在案,似乎并不追求绝对真理的在场。三是“直”。作者敢于直言,读其文如见其人。黄霄翎女士说真话,并不采取“曲径通幽”的批评方式。她指出的德汉口译工作领域存在的问题,对我国高校德语专业口译教学中某些不足之处的分析,对进一步提高德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教学质量,实在也是大有裨益。

魏育青

2011年10月

## 序二

我是如何萌发写一本关于德汉口译的书的念头？大约四年前，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从事德汉口笔译工作十二年后，我终于感到对本职工作有了一定的底气，可以发展一些业余爱好了，于是我开始在业余时间翻译文学作品。2010年夏天，我把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娜》送给复旦大学德语系主任魏育青教授的时候，魏老师的反应与众不同。他说：“做文学翻译自然是好事，但是你公认的强项是口译。你何不写一本关于口译的书，让广大德语学习者能够从你的经验中获益？”我当时有醍醐灌顶之感。时光荏苒，我在口译行业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不觉已过十六年，其间，我曾为四任德国总领事、三任德国大使和包括德国联邦总统和联邦参议院议长在内的若干政治经济界要人做口译，有过人前的风光，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是我流过的汗水和经历的挫折。是时候驻足回顾、盘点一番了：一来能帮有志成为口译员的人或是对口译感兴趣的人一点小忙，让他们少走几步弯路；二来也可以总结一下经验、体会和思想，为我本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前进做好准备。

我是1995年2月份进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当时的领馆还很小,员工才二十人左右,现在德领馆已经是上海仅次于美领馆和日领馆的第三大外国领馆,员工七十人左右,业务范围也扩大到了政治、经济、礼宾、签证、新闻、文化、科学、教育和行政等众多领域。不过我们翻译处始终是两个人,目前是我的德国同事梅儒佩(Rupprecht Mayer)领事和我。我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上述所有领域公文的笔译和口译。

二十年前,我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学习德语。当时,德语还属于名副其实的“小语种”,即使在上海,也只有很少几所大学有德语专业。就连师资力量最强的上外,每年也只不过招二十几个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每届不过一两人而已。二十年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当年无法预料的变化:听说全国共有九十多所高校设立了德语专业。就说上海,学德语的学生人数就翻了不知道多少番,几乎每所规模较大的大学都有德语专业。学生队伍壮大了不说,学习条件也与昔日无法相比。当年,我们四个年级有一名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外教,是一位很敬业的老师,但是除了他以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到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在上海的哪条弄堂里都能找到,我每次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散步,差不多都能听到有人说德语。当年,要搞到德语资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记得我们人人都抱着小收音机,很费劲地收听“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广播电台;如今,德语的报纸杂志和各个德国机构散发的资料唾手可得,我估计很多读者都读过我们

领馆发的《德国概况》(Tatsachen über Deutschland), 都去参加或者至少听说过我们文教处在福州路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当年, 只有特别有钱或者特别优秀的学生才在毕业后去德国留学, 如今学生在读期间就出国一两年成了平常事。我毕业两年后才第一次去德国, 自费旅游了两个星期, 后来我虽然去了好多趟德国, 但住得最长的也不过两个月而已。

种种现象表明, 中国德语界的发展可以算是紧紧地跟上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与时俱进的精神令人佩服。那么, 在良性发展的大环境中, 中国的德汉口译是否也相应地大踏步前进, 跟上了时代的要求呢?

十六年前, 上外德语系推荐我进领馆做翻译。当时, 我算是我们那届学得很好的一个, 可是, 我没有学过任何口译技巧, 不仅如此, 我就连德语的一般理解和表达都不过关。话题稍微复杂一点, 我就听得云里雾里的, 听了好几分钟有时居然只听出几个单词, 连话题都听不明白, 当然也就没法顺利地翻译。我痛苦地承认了自己的无知, 花了很长时间恶补。我记得有一年时间,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看两小时的《法兰克福汇报》(FAZ), 词汇量总算得到了扩大。但是, 我第一次陪同总领事去做就职访问, 总领事就批评我的德语太书面化。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当时说“婚后”, “nach der Eheschließung”。总领事说, 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说得这么“文”, 该说“nach der Heirat”。其实直到今天, 这还是我的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德语译员的大问题。我们说德

语,有时候太文绉绉,有时候又太随便,对不同场合语言风格的灵活运用掌握得不好。归根结底,我们对这门语言还没有吃透,德语还是“人家的话”而没有变成“自己的话(man fühlt sich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noch nicht zu Hause)”。我去年在德国外交部进修同声传译,当时练习翻译德国某联邦州州长接受中国某一媒体的访谈,有一个地方州长说:“我很乐意。”我翻成“Ja, das mache ich gern.”。结果老师说,一个州长肯定不会说得这么随便。我问,那州长会怎么说呢,老师回答,会说“Sehr gern.”。直到今天,我都没真正悟出来这两个说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连最近我还出了个小岔子。有一天我跟总领事出门,正好要付钱,他没带,我就借了他一百块,他让我到时候提醒他还。过了几天我给他写个邮件:“Ich bekomme noch 100 Yuan von Ihnen. (您还要给我一百块。)”他马上打来电话说:“首先,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其次,我不得不告诉您,您在邮件里那么说不对,听起来太咄咄逼人,太不客气。”我赶紧问:“那该怎么说呢?”他说:“Ich möchte Sie um Rückerstattung des Betrags von 100 RMB bitten. (请您归还我一百元款项。)”现任总领事为人矜持,不轻易赞美也不轻易批评员工,肯开尊口指点我一下,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所以我连忙道谢,不过心里还是不太服气,心想,德国人平时过日子真的会如此拘礼吗,会不会是总领事自己特别拘谨呢?所以我特地咨询了一下我的搭档老梅,结果老梅说,如果写邮件,尽管不算正式信函,但总归是个书面的东西,所以是会客气些,要是口头讲,一般

会开个小玩笑,掩盖向人讨债的尴尬。要真正找到土生土长的德国人的语感,大约只有传说中的天才才能做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恐怕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靠不断的观察学习和自我纠正来争取尽量少犯错误。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大学里传授的一点点德语远远不能让我们成为合格的德语译员。

在经历了出国进修同声传译和上海世博会期间连陪几个大团之后,我于2010年11月正式动笔撰写《译家之言:德语口译》,其间承蒙我的四位闺密——歌德学院的周新萍女士、领馆商务处的王丽萍女士、北威州代表处的严崖冰女士和同济大学的郑建萍老师——不断为我打气,帮我校正文稿中的错漏之处。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潜心研究德语口译教学的宋健飞老师多年来一直留心观察我的口译工作,热情地帮助我改进口译质量。我德国外交部的两位同事——著名的资深汉语译员白苏珊(Susanne Bätke)女士和魏珍(Margaritha Wilke)女士——不仅口译水平高,而且为人谦和友善,富有团队合作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杰出的德语译员、定居柏林的施彦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很多切中口译工作要害的实用建议。

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5月的半年时间,我应宁波大学德语系主任陈巍老师和复旦大学德语系主任魏育青老师的邀请,分别在两校德语系定期开设“德汉口译实践”系列讲座。堪称“口译客户楷模”的现任德国总领事芮悟峰博士(Dr. Wolfgang Röhr)赞赏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一将高校学习拉近职场、培养青年德汉

口译员的尝试。本书中频频出现的“搭档老梅”——我的好友梅儒佩(Rupprecht Mayer)领事对待翻译事业孜孜不倦、勤奋钻研,是我的最佳搭档。讲座现场气氛之踊跃热烈超出我的想象,两校德语系师生对口译事业的高度关注让我深为感动,他们提出的众多颇有价值的问题一再激发我对自身口译工作和整个德汉口译行业进行深入全面的反省。陈巍老师和复旦大学德语系的刘炜老师体贴入微地为我的每场讲座面面俱到地做好准备。刘炜老师数年来身体力行地业余从事文学活动口译工作,为口译教学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他不仅为我审稿,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还热心帮助联系出版事宜。

对上述所有师长、友人和同行,我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爱护、鼓励和批评,我无法在口译行业取得今天的成就,也不会想到要去总结自己的经验,本书也不会问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并非学术著作,只是一个口译员的心里话,难免有幼稚和偏颇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衷心希望我战战兢兢抛出的几块“陋砖”引来对中国德语口译事业的思考和讨论之“玉”。

作 者

2011年9月

# 目 录

序一	I
序二	i
第一讲 时代对德汉口译员的要求和期望	1
第二讲 交传准备的硬件	23
第三讲 交传译员的内功	45
第四讲 交传译员的外场和有针对性的准备	65
第五讲 交传译员的短期记忆	83
第六讲 交传笔记	95
第七讲 交传成功攻略	111
第八讲 同传的特点	129
第九讲 同传成功攻略	149
第十讲 漫谈德语和口译的教和学	177
第十一讲 口译的“神品”追求	205
附录一 德国人常用拉丁文语汇表	234
附录二 日程表范例	239

## 第一讲

---

### 时代对德汉口译员的要求和期望

中国德语译员的人数在过去十几年里迅速上升,但中国德语口译的水平还不高,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德语口译必须走职业化道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好译员?新时代又对德语译员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 一、德汉口译要走职业化道路

在比较重要的会谈上,通常是中方和外方各有自己的口译员,我为德方翻译,另一位译员为中方翻译,因此我常常有与别的中国德语译员搭档、观察他们的口译工作的机会。十六年下来,我认识了很多译员。我失望地发现,尽管中国德语译员的人数比起我刚入行时大大增加了,连一些小型城市人民政府的外事办公室都有了德语译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德语口译还停留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优秀的译员不是没有,但是数量还非常少。有些译员德语发音古怪,或是文法错误百出,或是用词极不地道,德国人听不明白,或者听得非常费劲;有些译员没有理解讲话人的意思,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不知道对应的德语表述,却并不反问讲话人,也不设法换用别的德语表述以解释清楚,不知道是不是怕反问了或者解释了导致领导对自己印象不好的原因,只是翻来覆去地用一些说熟了的客套话,就是德语俗话说的“Friede, Freude, Eierkuchen”,即汉语里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来撑场面或者是拖时间,搞得德方莫名其妙,误以为中方其实无心成事,搪塞敷衍,或者水平太低,说不出实质性的东西来;有些译员思路不清晰,不要紧的话,逐字逐句地翻得很详细,实质性的部分却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让听的人抓不住重点;有些译员喜欢自说自话,随意加进讲话人并未提到的信息,甚至掺入自己的观点,比如在介绍一个项目后,突然插进一句“其实这个项目也没多大意思”,曲解了讲话人的原意,引起对方对中方谈判诚意的怀疑。

这恐怕跟懂德语的中国人比起懂英语的中国人来说人数还是不多、德语译员缺乏监督有关。

形形色色令人不安的现象都源于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德语口译还未能形成一种职业。我之所以强调是“德语口译”，是因为据我的观察，英语口译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日趋正规。而日语口译和法语口译的情况我不熟悉，不便评论。

正因为没有形成一种职业，才会造成中国至今没有正规的德语口译学校。近几年来，德语口译培训班我听说过几个，但是多数似乎不太靠谱，办班人本身的水平和教学资质是最大的问题，学出来了恐怕也未必真的顶用。口译培训的缺失造成了中国德语译员的先天不足。尽管近年来很多大学开设了口译课，但教师本身少有口译的实践经验，只能纸上谈兵，往往讲不到要害，对学生的帮助不大。从这几年我们领馆新进人员语言考试的结果来看，缺乏“科班人才”的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诚然，在工作中悟出的道理和实战经验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但是这种全靠个人悟性和韧劲的“自学成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往往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绝非人人都能“无师自通”地“修成正果”。

正因为没有形成一种职业，才会造成中国的德语口译至今既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口译员协会。一名译员“行不行”，译员自己不知道，口译任务的客户也只能“实践出真知”，试试看再说。虽然市场上漂浮着众多自称口译员的人，一大批翻

译公司声称可以提供“高级德汉陪同、交传和同传译员”，我们领馆翻译处每隔几个月就会收到新成立的翻译公司的广告，但是比如在上海，几家大一点的“客户”，像德国领馆、德国商会、德国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艾伯特、阿登纳、赛德尔几家德国基金会等等，用来用去还是用几个“老人”，搞的几个“老人”每逢口译旺季就分身乏术、应接不暇，就是因为近十年来冒出来的大批“新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实在是让人眼花心慌不敢用。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因为有很多“海归”加入了口译员的队伍，提高了德语口译的整体水平。有些出色的译员，比如经常和我们领馆合作的黄卫红女士，也尝试着创办了自己的口译公司，为员工提供内部培训。但是我所期望的口译员之间通力合作、共享资源，逐步建成口译行业协会、形成口译水平评定办法和统一资费标准的情况还没有发生。

正因为没有形成一种职业，才会造成很多中方单位(甚至包括外交部和各个省市人民政府的外事办公室)虽然名义上有德语译员，但这些译员往往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口译事业。译员这个角色常常被视为一块跳板，普遍由刚刚踏进职场的新人充当。新人的语言既欠火候，又缺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而且平时忙碌于日常联络和接团等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既少有口译实践，又缺乏训练，遇到需要口译的场合，匆匆忙忙地赶鸭子上架，自然就很难顺利完成任务。等他们磨练了五六年，好不容易提高了水平、积累了经验，本是到了做口译的黄金年龄，却不是高升，就是调走，从